

色彩变幻 声音动听 抚触震颤 美味忘情 香气袭人

感觉之美

THE BEAUTY OF FEELING

感受生命的浪漫质地

艾黛 编译



民族出版社

R33/005

感觉之美

THE BEAUTY OF FEELING

艾黛 编译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觉之美/艾黛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12
ISBN7-105-03353-3

I.感… I.艾… II.感觉器官-通俗读物 IV.R33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05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飞龙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20 千字

印数:0001—10000 册 定价:18.00 元

目 录

引言

我们的每一种感官	1
----------	---

视觉

观看者的眼睛	8
如何观看天空	14
光	28
色彩	31
为什么树叶在秋天会变色	35
动物	39
画家的眼睛	46
美丽的面孔	50
观看太空船在夜间升空	58
环形的力量	61
家的围墙	63

听觉

倾听心声	68
错觉与帘幔	73
拟声	75
喧闹的噪音	79
听觉的极限,声音的力量	81
聋	84
动物	86
流沙与鲸之歌	92

会记忆的小提琴	96
音乐与情绪	99
音乐是语言吗	104
让我们来量一量	111
声音的大教堂	114
地球的召唤	117
嗅觉	
沉默无语的知觉	122
气味地图	123
紫罗兰与神经元	126
气味的形态	129
成桶的光线	132
帝王蝶的冬宫	136
体内的海洋	138
汗的国界	140
气味的个性	141
体味	144
鼻子	149
喷嚏	150
气味的伪装	152
玫瑰	153
堕落的天使	156
嗅觉丧失症	160
嗅觉天才	164
驰名的鼻子	166
献给诸神的祭礼	175
埃及艳后的后嗣	180

味觉

属于社交的知觉	186
食与性	189
杂食动物的野餐	191
食人与圣牛	194
味蕾的盛放	196
最后的晚宴	201
恐怖的餐点	204
糖的来由	206
巧克力的精神药理学	211
香草礼赞	216
关于松露	219
姜与其它药方	221
如何在地洞中制作糜汤,或在太空中用餐	224
河豚,追求刺激的食物	226
美女与野兽	230

触觉

感觉的泡泡	234
谈触觉	237
最初的触觉	238
触摸是什么	246
传送密码的使者	249
头发	251
体内的气候	255
皮肤有眼	261
触觉世界的探险	263
动物	265

刺青	267
疼痛	268
解除疼痛	272
痛点	274
吻	276
手	282
专业的触摸	286
禁忌	288
潜意识地触摸	290
共感觉	
幻想曲	294
追逐缪斯	298
附记	

引言

我们的每一种感官

2

这个世界感觉何其丰富。夏天，我们会因吹入卧室窗户的
空气的甜香而被诱起床，穿过薄纱窗帘婆娑起舞的阳光使窗
帘有波浪效果，似乎与光线共同颤动。在冬天，也许有人会
看见晨曦中红雀撞击卧室窗框上的倒影，虽然他仍在睡梦之
中，却仍能够了解那声音的意义，使他绝望地摇头，起床到书
房内画一张猫头鹰或其他捕食鸟类为食的动物画，贴在窗上，
再去厨房煮一壶芳香微苦的咖啡。

我们可以暂时失却一或数种感觉——例如飘浮在和体温一
样温度的水中时——但这样只会加强其余的知觉。除非先经
过我们知觉的雷达网，否则没有方法可以了解世界。我们可
以借显微镜、听诊器、机器人、人造卫星、听觉辅助器、眼镜
等的帮助，延伸我们的知觉，但在我们知觉之外的，我们却无
从得知。我们的知觉界定了意识的边界，同时又因为我们生来
是追寻未知领域的探险家和寻觅者，所以我们花费许多时间
走过那被风吹扫的边界：我们吃迷幻药，上马戏团，穿过丛林，
聆听吵嚷的音乐，我们购买异国风味的香水，花高价买新奇的
烹调器皿，甚至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品尝新口味。日本大厨推
出河豚佳肴，除非细心烹煮，否则含有剧毒，而最有名的厨
师却在河豚肉中留下适量的毒素，使品尝的老饕嘴唇刺痛，
好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如何九死一生。当然也有人因吞入过多
的毒素而越过生死之界限，每年都有一些河豚老饕在饮食之
间死亡。

我们如何取悦我们的感官，依文化而有不同（东非马塞族的妇女用粪便装饰头发，她们看美国妇女以薄荷使口气清香的行为，就如同我们看她们的行为一样怪异），然而我们运用这些感官的方式是完全相同的。最使人惊异的不是我们的感官知觉越过多少文化，而是它们跨过多少时间。我们的知觉使我们与过去紧密结合，例如，古罗马诗人普罗普提斯写了许多关于情妇贺丝蒂娅性反应的诗，他爱与她在亚诺河畔作爱。当我们读到这些诗时，不禁惊异自公元前20年迄今，调情的方式实在没多少改变。爱情一样也没多少改变。普罗普提斯就像恋人一向地那样发誓、思慕。更惊人的是对方的身体就和现在住在圣路易的女人的身体一样，几千年也没有改变，她所有雅致、精巧的小“地方”就像任何一个现代女性一样的吸引人，且反应灵敏。贺丝蒂娅对感官知觉的解释或许与现代女性不同，但传送至她感官的讯息，及由其感官传送出来的讯息，却是同样的。

人类女性远祖露西第二的尸骨，就埋在她几百万年前跌落的奥都外峡谷。如果我们到那里去，放眼望去，即可辨识出远处她也认识的山。的确，这可能就是露西第二死前所见的最后一景。她的世界中，已有许多特色有了变迁：星座略偏，风景与天气略有改变，但山岳的轮廓仍如当年矗立在那里时一般，她当年一定像我们现在这样看到山岳。让我们再跳到1940年的里约热内卢，到巴西作曲家赫陀·费拉罗伯兹优雅的家，费拉罗伯兹的音乐既严谨又热情，以欧洲传统的整洁形式启始，然后变幻成亚马逊雨林的叫嚣、喘息、不安、玎珰的声响。费拉罗伯兹常在其客厅中的钢琴上作曲——他会把窗户打开，迎向围绕着里约的山峰，选择当天的景色，在乐谱上画出山峰的轮廓，以此为旋律。在坦桑尼亚

和巴西这两位观山者之间，距离着两百万年，但他们的眼睛都能够辨识山形的意义，其过程如出一辙。

感官知觉不只借大大小小各种行为使人的生命有了意义，而且还把现实分裂成充满生命力的碎片，将之重组为有意义的花样。他们以偶然的事例代表大批的事物，他们谈判、妥协，决定出合理的版本，再作小而细微的纪录。生命遍布在每一件事物之上，明亮灿烂、情感洋溢，而感官则把种种资料送到脑中，就如拼图玩具的片片碎片，当足够的碎片结合在一起时，脑中就浮现“牛，我看到牛”的讯息。在还没见到整只牛之前，这个过程就已发生，以感官“描绘”一只牛也许只要个轮廓，或半只牛，或两只眼睛、耳朵，和鼻子即已足够。在美国西南部的大地上，当你看到一个小黑点逐渐显露顶上的一条细线时，你的脑海中便浮现：牛仔；然后，一个人转过头来，果然露出帽缘的轮廓。有时资料是经第二或第三手而来。远处滚滚尘烟：原来是货车全速前进，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推理”。

船员站在甲板上，手持两面信号旗，突然他举起旗帜，把它们双双甩向右方，再转身蹲下，将旗帜上举至头。这名船员就是个感觉传送器，看到他且读到他信号的人就是接收器。旗帜虽然保持不变，但他挥动旗帜的方式却因讯息而有不同，而他的姿势就包括了许多偶然性。再想想这个情景：一名女性坐在电报机按键前发出莫尔斯密码，密码上的点与横线就是神经脉冲，可以用复杂的方式组合起来，形成清晰的讯息。

我们自称是有知觉的动物，意即我们有意识。更清楚、完全的意思是，我们有感官知觉。在我们生气而难以置信时，会大喊“你是不是神智不清了？”人由其肉身脱离出来，

在世間漫遊，這是不可能的事，只有鬼神能夠脫離其感官，也就是我們所說由感官中“解放”——正如宗教中的進入超自然的平靜。人生必死，且充滿知覺；這既是我們所懼，亦是我們的特權。我們受知覺所控制，雖然它們擴大了我們的世界，却也限制、束縛了我們，只是方式是多麼地美，正如愛也是美麗的束縛。

我們必須要回頭來感受生命的質地，在 20 世紀的美國，我們有許多經驗都是試圖擺脫這種質地，退隱為僵硬、簡單、嚴肅、清教徒式、而正經八百的途徑，讓感官熱忱顯得很不得體。歷代最偉大的感官享受者並不是克麗奧佩特娜、瑪麗蓮·夢露、普魯斯特或其他感官享受者，而是缺乏數種感官的殘疾女性——海倫·凱勒。又聾、又瞎、又啞的海倫·凱勒剩余的感官却相當敏銳，當她把手放在收音機上欣賞音樂時，可以分出小喇叭與弦樂器的不同；她可以傾聽色彩繽紛的生命故事沿着密西西比河傾泄而下，由她的朋友馬克·吐溫的唇邊絮絮傾吐。她長篇大論地寫下生活中的香氣、味道、觸感、感覺，不斷地探索追求，雖然她有殘障，但却比她那個時代的許多人都生活得更深刻。

我們自認為是相當進化的生物，穿著西裝打着領帶，或是穿著緊身衣和絲襪，遠離穴居生活數萬年，在心靈上也遠非原始人那般，然而我們的身體並不以為如此。我們也許可以享有食物鏈最頂端的位置，但當我們遇到真正或想像的敵人時，腎上腺素依然急遽分泌。我們甚至去看怪獸恐怖片，以重新體驗那原始的恐懼。我們依然圍起我們的領土，或在其上作記號；雖然現在也許是用無線電波的聲音作工具，我們依然為地位和權力而爭奪不已。我們依然創造藝術作品，以加強我們的感官，或為這豐富的世界添加更多的感

受,以便我们更能品味华美的人生。我们仍然为爱、欲、忠诚和热情而痛苦难当,我们也以自己的脉动,体会世界不断涌现的美和恐惧。没有其他的方法。要了解这样的狂热,也就是知觉,必须先了解感官——它们如何发源,如何滋生,其限制为何,我们对哪一些有禁忌,它们又在这让我们享有特权的人世间教导了我们什么。

要了解这些,我们得“用我们的头脑”,也就是用我们的心智。一般人都以为心智必定位在脑部,但生理学上最新的发现却显示,心智并不真在脑中,而是跟着大队的荷尔蒙与酵素旅行全身,忙着理解那些我们称之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的神奇复杂现象。我想在此书中探索的是,五官知觉的起源与发展,它们在各文化间的差异,它们的范畴和声誉,它们的传说及科学根据,我们谈论世界时所用的感官片语,以及一些特别议题——希望对那些放任感官知觉的人来说,读了这些议题可以产生将心比心的兴高采烈;对那些比较没那么放得开的人来说,至少可以驻足赞叹一下。所以,这样的书一定是一场欢乐的心灵飨宴。

视觉

人类灵魂在这个世界上
所能做的最伟大的事,就是
能看事物。……看得清楚
就是诗,预言,和
宗教,合而为一

约翰·拉斯金:《现代画家》

观看者的眼睛

请看镜子，以双眼盯住你的镜中影像，这泄露了一个骇人的事实：你所见的乃是以捕猎其他动物为食的动物眼睛。

以猎食其他动物为生的动物，其眼睛通常都生在头部前方，使他们能用双眼视力观看并追踪猎物。我们的眼睛有分离的结构，能收集光线，挑出重要或新奇的影像，准确地对出焦点，并追随它打转，一如最好的立体双眼望远镜一般。至于猎物的眼睛则多在其头的两侧，因为他们所需的是周围的视野，在有如我们人类的动物潜至其背后之时，他们才能知道。我们存在于都市丛林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街道上充斥着掠食者。

我们的直觉保持警醒，在必要时，不惜把对方当成猎物，并利用他，有时整个国家都是如此。我们驯服了火，仿佛它是种美丽而性情多变的动物，控制它的能量与光，使我们能烧煮食物，使之好嚼好消化，同时也能够杀死细菌。不过我们也能适应冷食，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坐在高级餐厅中时，我们的味觉仍渴望品尝如刚被杀死的羚羊般温度的肉类，这又代表了什么呢？

虽然大多数人并不打猎，但眼睛依然主宰了我们的五官感觉。要品尝或接触你的敌人或食物时，你必须靠得非常近，要嗅闻或谛听时，则可稍远。然而视觉却可穿透田野，攀登高山，越过时空，甚至外太空，同时收集大量的资讯。能够

比我们更清楚听见高频率声音的动物——如蝙蝠和海豚，似乎可以用耳朵看到许多东西，但对我们人类而言，世界必须透过我们的眼睛，才能传达给我们最多、也最多彩多姿的资讯，甚至由我们眼睛所发展出来的抽象思考，也会努力地阐释它们所见的事物。人体 70% 的感官接受器集中在眼部，我们主要也是透过眼睛观看世界，才能评鉴和了解它。情人在亲吻时闭上眼睛，因为如果不如此，视觉上就会有太多事物使人分心——对方突然逼近的眼睫毛与头发、壁纸、钟面、阳光中悬浮的尘埃。情人们想要认真地接触，不希望被打扰，所以他们闭上双眼，仿佛请两名好亲戚离开。

每当我们拿两样东西相互比较时，就依赖视觉来捕捉当时的动作或心情。我们顽固地认定眼见为信（我们亲眼看到）。当然，在现在这种以相对为重，充满神奇技巧和感觉的花招的时代，我们不能相信自己肉眼所见的事物。狄伦·汤玛斯提醒我们，有许多“视觉的谎言”。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眼睛上再添加人造镜片或其他配件（玻璃、望远镜、照相机、双目望远镜、扫描电子显微镜、CAT 扫描器、X 光、磁性共振影像、超声波、放射性同位素追踪器、雷射等），就比较相信其结果。不耐烦的说话者会向不相信的人说：“你自己看看吧！”《圣经》上第一句祈使句“要有光”之后，就有了光，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因此可想见他也必须看，才能相信。当我们调情时，也要用到眼睛。

看的过程开始时很简单。在古代的海洋中，生物形体发展出几片脆弱的皮肤，对光很敏感，使它们能区分光亮与黑暗，以及光源的方向，但仅此而已。这些技巧变得相当有用，随之发展出来的眼睛逐渐能判断动作，然后是形体，最后能辨明令人眩目的多种细节与色彩。提醒我们人类起源于海

洋的一个证据是，我们的眼睛必须时时浸在盐水中。

历史上最古老的眼睛是三叶虫的眼睛，这是寒武纪的伟大成功故事，如今我们只能由其化石得知其存在。在我下笔的此刻，我脖子上也戴着一条有小小三叶虫化石的项链，镶在银制的座盘上。5亿年前，它生活在沼泽中，有复杂有刻面的眼睛，通常是斜视，而不能向上看。最新的眼睛则是我们人类所发明的，如电眼（以我们对蛙眼能测知动作的设计为基础），或镜面望远镜（以黄眼能判断对比的设计为基础），或是用在微型手术、光学扫描，以及严重视觉缺陷的同周期镜片（以地中海深处一种甲壳类的双目镜为基础）。植物没有眼睛，但是L·艾思莱却滔滔不绝地引证水玉霉属真菌有眼睛，它有一块对光敏感的区域，能控制芽胞，朝向它所能找到最光亮的点。

我们以为眼睛是明智的观察者，其实它所做的不过是收集光线而已。如我们所知，眼睛的作用与相机很像，或者说，我们之所以发明相机，就是为了让它像我们的眼睛一样工作。用相机对焦时，你得把镜头拉近或远离物体，眼睛内如豆形的晶状体也有弹性，可借改变形状而达到相同的结果——镜头变薄以瞄准远处的物体，它看来也小；镜头变厚以瞄准近处之物，它看来也较大。

相机可以控制进入镜头光线的多寡，眼睛的虹彩也有相同的功能。虹彩是一条肌肉，能改变瞳孔的大小，而光线乃由瞳孔进入眼球。鱼类没有这种瞳孔的反应，不能让虹彩保护瞳孔，使光线不会突然涌入，而且鱼多半也没有眼皮（因为它们的眼总是浸在水中），所以它们比人类更容易感受到眩眼的光线。

以希腊字彩虹为名的虹彩除了守门的功能之外，也是